



# 赫鲁晓夫回忆录

连载·5·

— 鸣 摘译

## 五、古巴导弹危机

### 与古巴建立关系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并率部进入哈瓦那时，我们对于他的政权将要奉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一无所知。我们知道，有一些古巴共产党人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运动，但是古巴共产党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完全靠报纸和广播来了解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和这个新政权没有外交关系。

当然，我们那些处理拉丁美洲事务的人员还是认识某些古巴领导人的，尤其是劳尔·卡斯特罗。事情很巧，有位同志曾和劳尔同船去墨西哥，一起说过话，后来在墨西哥还亲眼看见劳尔被捕。基于各种渠道的情报，我们得知劳尔·卡斯特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他把自己的真正信仰对哥哥菲德尔保密。切·格瓦拉也是一个共产党员。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我们和任何一位古巴新领导人都没有正式的联系，因此除了传闻就没有什么别的依据。

事态在迅速发展。我们派米高扬作为我们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客人前往美国，与美国商界建立非官方的联系，弄清和美国开展贸易的前景。当米高扬在美国时，菲德尔邀请他访问古巴。

不久，我们就与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美国已断绝了对古巴的石油供应，而石油是古巴主要

的动力来源，古巴人不得不向我们求助。与此同时，卡斯特罗不再做骑墙派了，他开始象一个成熟的共产党人那样行事，虽然他仍然没有自称是党员。他陆续起用共产党员进入他的政府。

### 猪湾入侵

美国人始终在密切地注视着卡斯特罗。起先他们以为古巴经济的资本主义基础会原封不动的。所以当卡斯特罗宣布他将把古巴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的时候，美国人想仅仅运用他们的影响来左右古巴局势的机会已经丧失了。在古巴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组织起来为美国的利益作战。只剩下唯一的办法——入侵。

古巴人向我们要武器。我们提供了坦克和大炮，派去了教官。我们还给了他们高射炮和一些战斗机。古巴军队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经验。他们一直是用轻武器作战的，如自动步枪、手榴弹，从来没有用过坦克。通过我们教官的帮助，他们很快就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现代化武器。

1961年4月的一天，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古巴遭到一次反革命入侵。我们起先甚至不知道入侵者是谁，到底是古巴叛乱分子还是美国人？然而我们清楚，不管这次入侵是在谁的旗帜下发动的，它必然有美国人的支持。

菲德尔的部队立刻采取行动并且迅速地解决了入侵者。美国人过分地相信了这批叛乱分子。他们曾设想这次入侵有美国人的支持，古巴人会倒向叛乱分子并自己起来推翻卡斯特的。

在侵略军被完全击溃以前，卡斯特罗就发表宣言说古巴将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对这个声明发表的时机有些迷惑不解。其直接后果是扩大了他自己和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之间的裂痕，因而缩小了支持他反侵略的人的圈子。所以从策略观点来看，这一行动不是最有道理的。

卡斯特罗还是胜利了。他打败了反革命分子并且俘虏了許多人。

### 设置导弹的决定

猪湾事件仅仅是个开头，美国人是不会放过古巴的。古巴逃亡分子从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他们不会拒绝再一次入侵的机会。从地理上看，古巴的海岸离美国的海边只有几十海里远，而且其形状象一根香肠，这种地形有利于入侵者而给防守者造成极大的困难。

我们确信美国人是决不会容忍卡斯特罗政权存在的。他们害怕社会主义的古巴会变成一块把拉美其他国家吸引到社会主义去的磁石。在美国露骨地对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干涉的情况下，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呢？这个问题经常萦绕我的脑际。我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致认为，除非我们采取某些行动，不然，美国是不会放过古巴的。

古巴的命运以及在这个地区保持苏联威信的问题一直是我所关注的，即使在莫斯科忙于处理国事或去兄弟国家访问时亦念念不忘。我在保加利亚正式访问时，一种想法一直在我脑际回旋：如果我们失去古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就大大降低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如果古巴倒了，其他拉美国家将会抛弃我们。他们会说不管苏联有多大力量，它除了向联合国作些空洞的抗议外并不能帮古巴什么忙。我们一定要想出某种对付美国的实际办法。要建立一种具体有效的遏制办法来对付美国对加勒比的干涉。

但是究竟用什么办法呢？合乎逻辑的回答就是导弹。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在我访问保加利亚期间，我想到了在古巴设置带核弹头的导弹，而且要在美国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前不给它察觉这件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地部署导弹，如果在导弹已经装好可供发射之后才为美国发现，美国人在试图摧毁我们的设备之前就得仔细考虑考虑。我知道美国能够毁掉我们的某些

装置，但不是全部。如果有四分之一，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导弹能够留下来——即使只留下一、两个大的导弹——我们仍能够击中纽约，而纽约势必所剩无几。我不知道究竟要死多少人，这是应该由我们的科学家和军事人员来计算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古巴设置了导弹就可以抑制美国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轻率的军事行动。

除了保护古巴之外，我们的导弹也可在达到西方所谓的“均势”中起些作用。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国，用核武器威胁我们，而现在他们就会知道当敌人的导弹对准着你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我们干的也不过是小小地回敬他们一下。现在正是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的时候了。我们俄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三次遭受了战争之害：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派军队到国外作战，并由此大发其财。美国虽曾流了几滴自己的血，但却在别人流尽了血的同时大发横财。

从保加利亚回国后，我继续考虑此事的可能性。最后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讲了上述的全部设想。我是从卡斯特罗刚刚击退反革命入侵的角度提出我的观点的。我说如果指望无可避免的第二次入侵也象第一次那样计划和执行得都很整脚，那就太傻了。

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和发射设备并运去伊尔—28轰炸机。

### 加勒比海危机

我们向古巴运送导弹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怀疑起来。他们的情报机关报告说，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突然大量增加起来，并且在船只到达古巴港口时由苏联人自己卸货。没多久，他们便根据侦察摄影的材料得出结论：苏联正在部署导弹。

美国人开始惊慌起来，我们把弹道导弹设置在古巴，并无发动战争的企图，恰恰相反，我们的主要目的仅仅是阻止美国发动战争。古巴离我们有1.1万公里，只有傻子才会认为我们想从古巴入侵美国大陆。

当美国人推断出我们在古巴干什么后，报刊上对苏联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势，口口声声说我们在威胁美国的安全。接着，肯尼迪总统发表声明，警告说美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以排除他所谓的在

古巴的俄国导弹的“威胁”。美国开始以交战姿态显示其武力。他们对古巴集结了部队，用海军完全包围了这个岛屿。我们估计美国人是试图吓唬我们。

我们照样干自己的。我们的船只载着我们应向古巴交付的余货直接驶经美国海军的庞大舰队，但美国人没有试图拦阻甚至也没有检查我们的船只。我们的运输任务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由于危机已经达到了沸点，西方报刊开始因愤怒和惊慌而鼓噪起来。

我记得有六、七天危机特别严重。双方开始交换照会，我口授信稿并代表我们这方面同对方交涉。在那些最危险的夜晚，我曾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的一张睡椅上和衣而睡。我要准备随时应付事态。

肯尼迪总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们把导弹和轰炸机撤出古巴。那些日子还历历在目。和肯尼迪总统交换照会的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是我主动提出的，而且在对话的我们一方我处在行动的中心。当危机达到最紧急最危险的阶段时，总统和我进行了直接接触，对这事我负有全部责任。

危机的高潮在五、六天以后来到了，我们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报告说总统的弟弟罗伯特曾非正式地访问了他。据报告，罗伯特已经六天六夜没有回过家。罗伯特说，总统处境严重；总统直接向赫鲁晓夫主席呼吁，希望他帮助解决冲突；如果这种局势再继续下去，总统就不能肯定军方是否会推翻他而夺取权力。美国军队可能会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没有忽视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肯尼迪是一个年轻的总统，也知道美国的安全的确受到威胁。肯尼迪的信急迫地重复了美国人的要求，要我们把导弹和轰炸机撤出古巴。从信件语调里，我们可以感到美国的紧张气氛的确快要达到极点了。

我们给肯尼迪写了一封回信，信里说我们部署导弹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古巴，制止对古巴的入侵，保证古巴沿着它自己的人民决定的而不是第三者强加的道路前进。在我们通过官方外交途径交换一些信件的同时，一些更为机密的信件是通过总统的弟弟传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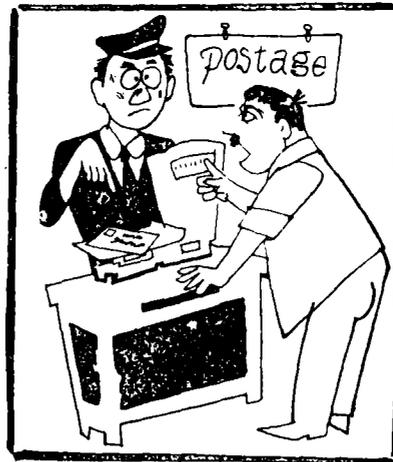
我们看出了我们必须迅速改变立场。我要求找出一个摆脱这次冲突的体面办法，但牺牲古巴为前提。我们给美国人发了照会，表示同意撤出导

弹和轰炸机，条件是：总统向我们保证美国军队或任何其他军队都不入侵古巴。肯尼迪最后屈服了，答应发表一个声明向我们提供这样的保证。

我们刚公开宣布准备从古巴撤出导弹，美国人就狂妄起来。我不想否认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不得不作出重大的让步。我们甚至同意检查我们的船只，但仅仅是从空中。撤退开始后，美国舰艇也开始撤离古巴领海。局势渐渐稳定下来，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几乎立即恢复正常，但同古巴的关系却突然恶化起来。在古巴人眼里，我们撤出导弹似乎就是遭受了一次道义上的失败。我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加勒比海危机的主要点在于它保证了社会主义古巴的存在，我们和美国互相承担了义务，它再要干涉就很困难了，而且，如果美国入侵，苏联就有权反击。这封信结束了世界历史上的一段插曲，通过这个插曲，我们把世界引向原子战争的边缘而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我们不发一枪就取得了一次辉煌的成功。（完）

\*\*\*\*\*

### 小幽默



#### 超重

邮局营业员：“你的信超重了，还要补贴一张邮票。”

顾客：“再贴一张，信不是更超重了吗？”